

滚动的青春

徐德姬(莲都)

搬家那天,一辆红色的凤凰女式 24 寸休闲轻便自行车,被整理出来当成废品卖了。其实我有无数的不舍,它陪伴我走过的风风雨雨,此刻从岁月里缓缓驶来。

上初中那会儿,我拥有了这辆自行车。它是我努力和汗水的结果。上小学时,我就学会了骑自行车,那还是我出生的那年爸爸花了 120 元买的杭州牌老式大二八自行车,比我人还高。这时我上小学三年级,后来爸爸说只要我小学毕业能考全乡第一名就给我买一辆女式的休闲轻便自行车。为了这个目标,我努力加油,无数个周末,小伙伴们来叫我玩,我都拒绝了,我要复习功课,取得好成绩,为了那辆魂牵梦绕的自行车。功夫不负有心人,每年我都是三好学生也是我们学校的第一名。终于到了小学毕业,在这几年里,我除了学习上进步明显之外,车技也有很大进步,人也长高了,已经不需再把脚伸在三角架里面骑自行车,可以直接上车坐在坐垫上,就像大人那样。

终于,我如愿得到了那辆红色的凤凰女式 24 寸休闲轻便自行车,这是爸爸东拼西凑 160 元后购得的,我数年的梦想终于实现。



周日下午,我骑着这辆自行车和阿红、小芬、小兰去学校,载着米和咸菜干,在弯弯曲曲的沙石公路上开心地你追我赶,一路上欢声笑语,青春飞扬的影子惹得路上认识和不认识的同学投来羡慕的眼神。

从此后,每到周末,自行车载着我离校回家,周日下午载我回到学校赶晚自习。在阳光下,崭新的它散发着红色的迷人的青春光芒。

开心的日子过得很快,转眼一年就过去了,我也迎来了人生的雨季。初二时,正是青春的叛逆期,那时我上课经常走神,爸妈很忙也没空管我,我的成绩一落千丈,经常受到班主任的批评。那段时间我晚上经常睡不着,白天郁郁寡欢,学习也没有精神。愁闷的心情无处发泄,有时就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在操场上一圈又一圈不停地转。下雨时候,我就冒着雨骑车,全然不顾是否被雨水淋湿。一个周五放学的日子里,我和往常一样准备骑车回家,却发现我心爱的自行车不见了。在那户人家的每一个角落我都找了,学校的每一个角落也翻遍了,还是没有找到。那一刻我号啕大哭,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助和迷茫。我不知道哭了多久,只感觉到太阳下山了,天都要黑下来了。突然我听到门被推开了,原来是班主任叶老师来了。叶老师和我聊了很久,我忘了那天是如何回的家,只记得后来叶老师送了好多书给我看——《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简爱》。总之那天和叶老师聊了以后,我渐渐地开始释怀。也开始看书了。

自从喜欢上看书,自行车丢了这件事也慢慢地被我遗忘了。我又回到了学习状态中,渐渐地成绩又好起来了。到了初三时我已名列前茅,还拿了学校的奖学金,在爸爸的赞助下又买了一辆新车。若干年后,我离开家乡去外地求学,我的那辆凤凰女式自行车竟被找到了。当年它被偷走后,遗弃在了小姨村村口路旁的山上,直到被发现。虽然我已经不再需要它了,但我还是把它领回家,擦洗干净,摸了摸把手,依旧是年少时的感觉。我把它藏在储藏间,也把那一段不堪的青春记忆藏在了岁月深处。

如今搬家,它再也无处可藏了,我只能忍痛舍弃。人生如走马观花,有喜也有悲。它出现在我人生最紧要的时刻,肉身虽然不在,但灵魂已经刻进了我的生命里。

听爷爷讲故事

武建君(市直)

我从小就爱听故事,尤其是革命故事。每次到革命纪念馆参观,看到锈迹斑斑的土铳、马刀,发黄的照片、信箋,以及一些老物件,我就会热血沸腾,脑海里马上浮现出一幅幅战火纷飞的画面。

小时候,经常听爷爷讲故事。爷爷一讲到革命故事,总是滔滔不绝:“解放前,我和村里几位年轻人秘密加入地下党,其中年龄稍大的几位报名参加了游击队,年龄较小的组织安排从事交通员工作……”爷爷讲故事的时候,听众可以随时打断提问,爷爷会根据互动切换讲述内容。

“爷爷,你打过仗吗?”我好奇地问。爷爷娓娓道来:“在咱们村,有三位是正儿八经参加过战斗的游击队员,有两位是负责传递情报的交通员。”爷爷继续介绍道:“我就是一名游击队员,交战的时候,敌人的子弹是‘呼哧、呼哧’地飞过来,我军因为装备差,通常只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主力部队还没有南下时很是艰难。”听到这,我的耳边仿佛又响起了枪炮声。

“交通员是怎样传递情报的呢?是不是也很危险?”“当然危险啦,交通员虽然不像游击队员一样

冒着枪林弹雨,但是要把情报安全地送到目的地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爷爷开始回忆,“记得有一回,一名交通员要把情报从丽水送到缙云。那时正值大冬天,寒风凛冽,头几天刚下过雨,山高路陡的括苍古道更加泥泞,小交通员穿着单衣,冒着严寒,没有手电,没有火把,星夜兼程把情报往缙云送。在行进的路上,他把脚踩到了带有亮光的路面上,结果跌入大水坑中,把衣服弄湿了,没有办法,为了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他只能爬起来继续前进。那一年,他 14 岁。”“什么? 14 岁! 不正是一个孩子吗?”我的内心不禁为之一振。

爷爷的故事不是很多,但他坚持讲了几十年。从小到大,我一遍又一遍重复听着爷爷的故事,我发现,爷爷也喜欢别人听他说故事。

如今,村里的几位爷爷都不在了,我再也不能听他们讲故事了。在纪念馆里,革命先辈留下的珍贵文物静静地躺在玻璃板下,看着这些带有战时印迹的历史文物,我不禁思绪万千:随着岁月的流逝,若干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是否还记得这些人和事?想到这,我决定用笔把它给记录下来。

风柜和电警棍

叶亦竹(松阳)

我的少年时代在桃源秘境度过。墨绿的山野,农耕的画卷,古木幽幽,鸟语啾啾,溪水潺潺。

农耕图里,犁、耙、耖、碌碡、篾簰,都是那么熟悉。到了秋天,有一种神农具奇隆重登场,见了这宝物,对老祖宗的智慧不服不行。

它外形酷似大象,叫风柜,也叫风车,四条腿粗壮,它由风箱、摇手、漏斗、流量开关、出风口、小滑梯等部件组成。农民把晾晒好的稻谷倒入风柜的漏斗,一手转动摇手带起叶片使风柜生风,一手把持开关控制好稻谷的流量,那些秕谷以及秸秆杂质,都乖乖地从出风口吹出,纷纷扬扬。饱满的稻谷,则顺着小滑梯进入箩筐。

曾经的农村,每年秋天都要交公余粮。交粮的日子,在粮管所屋檐下,风柜前,挤满了一筐筐稻谷。旁边的村民汗流浹背,扇着箬笠帽,排队队等待。有的是起大早、步行一二十里路用肩膀挑粮过来的。粮管所的同志说不合标准,或说下班了,农民就得把稻谷挑回去明天再来。

粮管所有位戴眼镜的同志,最蛮最憨,农民给他起了个诨名叫“蛮憨”。记得那年秋天,我考上了浙江省司法警察学校,按录取通知书,入学前需到粮管所缴稻谷换粮票。上午,我和爸爸挑着稻谷到粮管所,郁闷的是偏偏遇上“蛮憨”当班。“蛮憨”脸色很难看,劈头盖脸就是一句:“十点多了还来烦我,不让人家吃午饭啦!”吓得爸爸和我面面相觑,手脚发软。

“愣着干啥? 还不把稻谷搬到风柜去扇?”他有点不耐烦了。粮管所的风柜高过我的眉,需踮起脚才能把几十斤稻谷托举装入漏斗,那是相当费力。“蛮憨”越凶我们越没得主张,我手脚忙乱地把稻谷倒进风柜的漏斗里,“唰”一声,稻谷全倾泻在地面上。崩溃! 漏斗底的流量开关忘了关。

“手比脚还笨!”“蛮憨”又是一记闷棍。我和爸爸忍气吞声把散落在地上的稻谷用手拾起来,再装入风柜的漏斗,过扇。

好不容易把稻谷扇好。“蛮憨”随手撮了两三粒稻谷,用牙齿“咯嘣”一下,“不够干燥,再晒!”话音刚落,他就不知去向了。晒就晒,我们又把干燥的稻谷摊在水泥地上晒,等他吃饱午睡好,才过来把稻谷验收进仓。

江湖恩怨,波谲云诡。三年后,我成了一名看守所的民警。无巧不成书,那位让我和爸爸在风柜底下吃尽苦头的“蛮憨”,被押送到看守所,他犯罪了。收监时,“蛮憨”面对墙上挂着的手铐、脚镣和电警棍,手脚发抖,不再蛮,也不再憨。

一个晚上,监区值班哨兵报告“蛮憨”违反监规,不按时就寝还吵闹。接到报告,我腰别手铐,手持电警棍,大拇指把电警棍按钮一揷,那顶端跳动着蓝色光弧,声音吱吱作响,令人不寒而栗。我一脸严肃地出现在“蛮憨”面前时,他肯定在想:冤家路窄,这次“死定了”!

工作得讲程序,讲规矩。我把事情细细一查,发现“蛮憨”感冒发烧了。我不但没有训诫“蛮憨”,还叫来狱医,半夜三更给他治病退烧。

事后反思,我是一位人民警察,要心胸坦荡。想当年“蛮憨”掌控风柜耍威风是不对,而我手持诫具应该掌握正义,怎么能掺杂个人情绪、意气用事呢? 我必须告诫自己,要遵纪守法,绝不能以权谋私。“蛮憨”犯了什么罪,由法律去惩处他就是了。

风柜、“蛮憨”、电警棍,都是上个世纪的事了,回忆起来还能激起青春的涟漪。回首向来萧瑟处,我从看守所调到派出所,再到交警大队,一路走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天天要练“基本功”,新实践新形象不断推进,一路学习,一路成长。